



同文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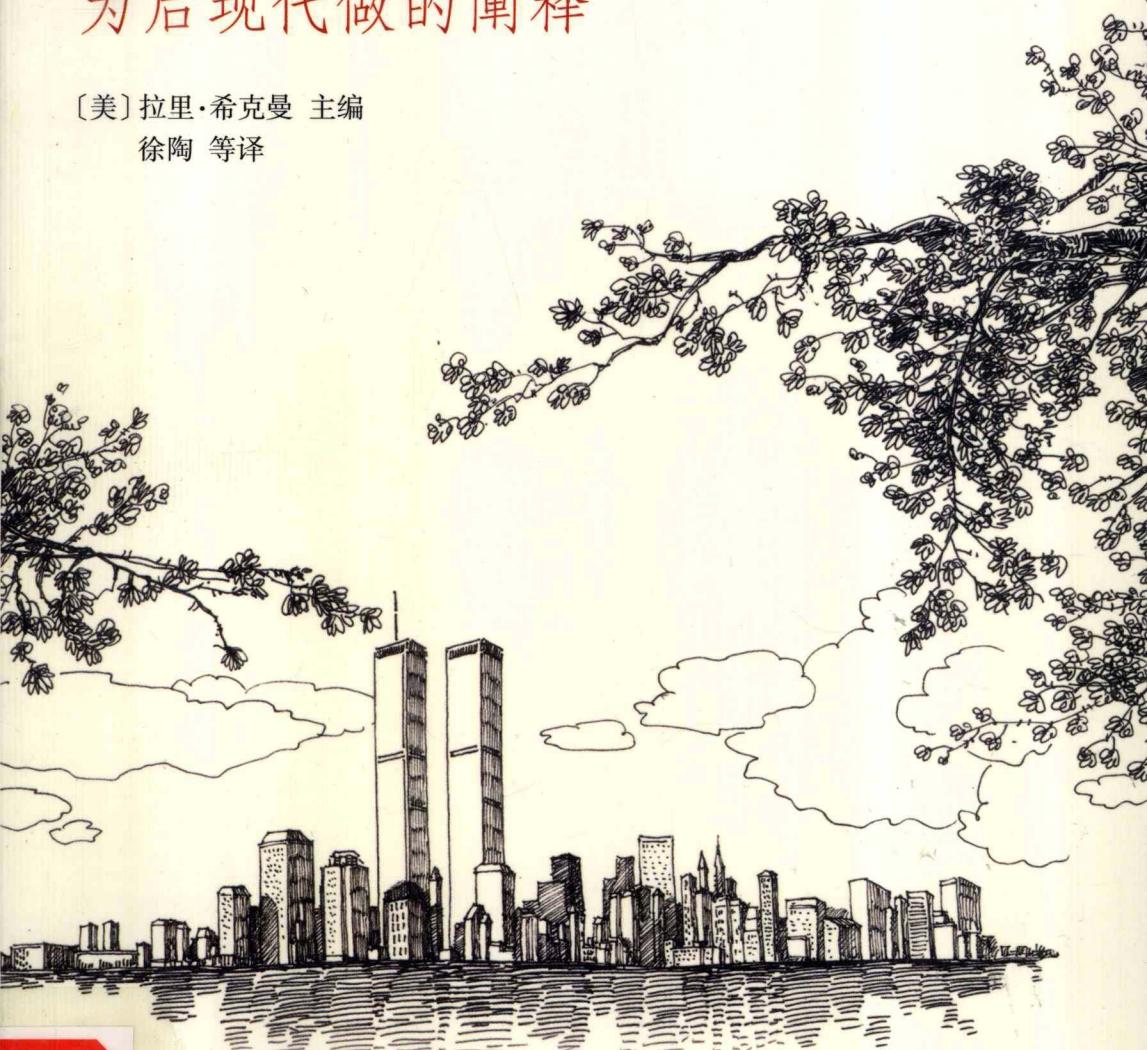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 阅读杜威

## 为后现代做的阐释

[美] 拉里·希克曼 主编

徐陶 等译



leading Dewey

Interpretations for a Postmodern Generation

arry A. Hickm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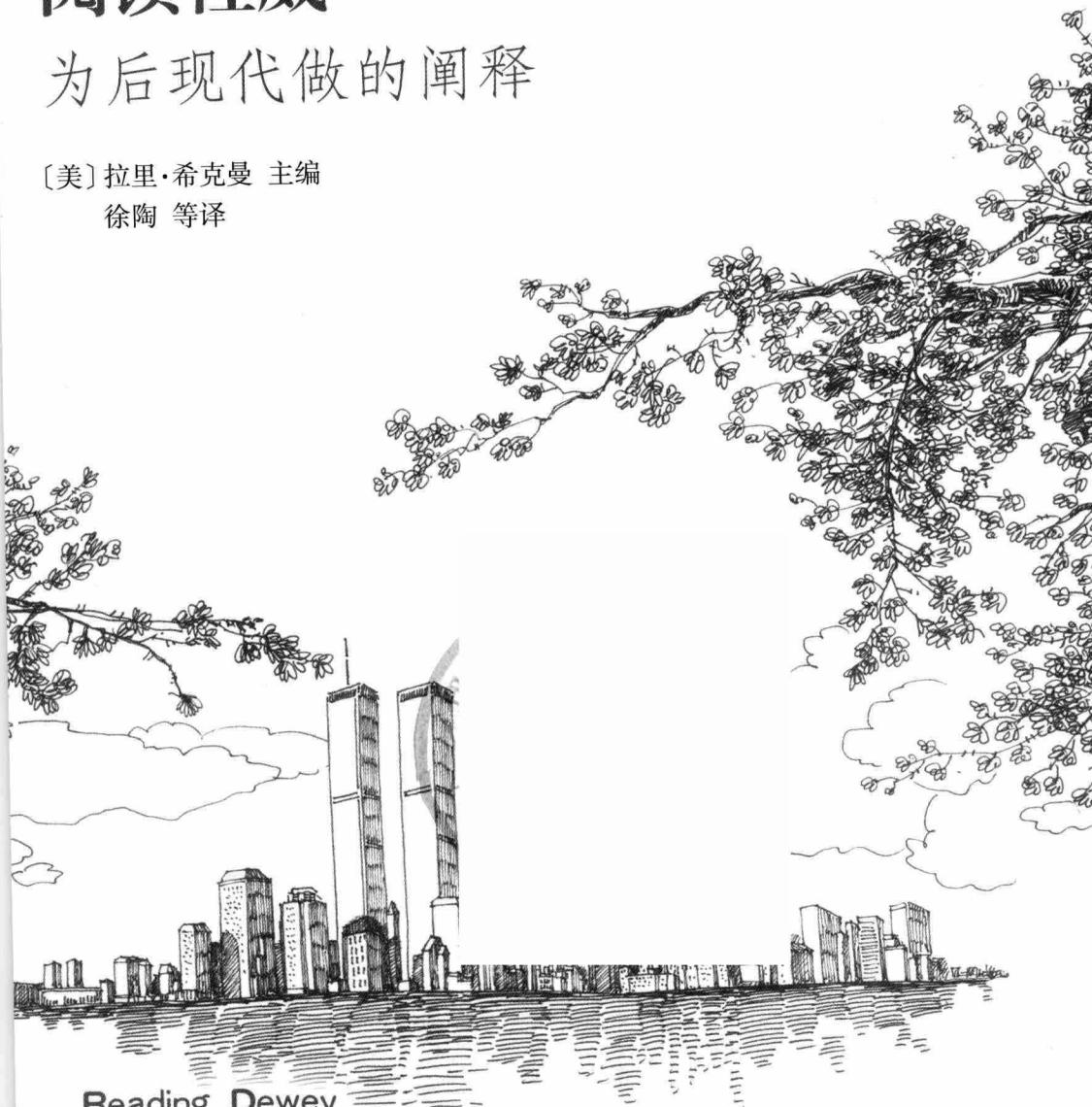
B712.51  
X122

-32

# 阅读杜威

## 为后现代做的阐释

[美]拉里·希克曼 主编  
徐陶 等译



Reading Dewey

Interpretations for a Postmodern Generation

B712.51

X122

Larry A. Hickm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48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美)拉里·希克曼主编；徐陶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390-0

I . 阅… II . ①希…②徐… III . 杜威, J. (1859 ~ 1952) - 实用主义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123 号

READING DEWEY, edited by Larry A. Hickman. © 1998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the English-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

**著作责任者：**[美]拉里·希克曼 主编 徐陶等译

**责任编辑：**王立刚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6390-0/B · 086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philo@163.com](mailto:pkuphilo@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5 印张 30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 权 所 有，侵 权 必 究**

**举 报 电 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绍介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绍介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误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sup>①</sup>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sup>②</sup>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sup>③</sup>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sup>④</sup>。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sup>①</sup>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sup>②</sup>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sup>③</sup>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sup>④</sup>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sup>⑤</sup>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他们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sup>⑥</sup>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sup>⑤</sup>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sup>⑥</sup>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sup>⑦</sup>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sup>⑧</sup>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sup>⑦</sup>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一书中所论: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中,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学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sup>⑧</sup>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 20 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刚开始的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sup>⑨</sup>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

<sup>⑨</sup>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 致 谢

本书在 1996 年于杜威研究中心完成。它的及时完成主要归功于中心的三位成员的大量工作。黛安·迈尔科特和芭芭拉·莱文在体例和校对方面非常细心,这也是他们在中心的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克伦·奥布莱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用她的电脑完成参考文献和尾注。

在托马斯·亚历山大的论文中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诗作来自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诗选,1909—1939》第一卷,新方向出版公司 1938 年版。本次重印得到新方向出版公司的许可。

约翰·杜威的作品的标准引用文献是权威版《约翰·杜威文选,1882—1953》(博伊斯顿编,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9—1991)。后来作为《早期著作:1882—1898》(EW)、《中期著作:1899—1924》(MW)、《晚期著作:1925—1953》(LW)而出版。这些简称后面有卷码和页码,例如《晚期著作》第 12 卷第 101 页被引用为“LW12:101”。现在还有以权威版为蓝本的电子版《约翰·杜威文选,1882—1953:电子版》(拉里·希克曼编,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英特雷克斯公司 1996 年版)。

## 撰 稿 人

托马斯·M. 亚历山大(Thomas M. Alexander)是位于卡本代尔的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对杜威的研究成果包括《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感受的诸视野》(*John Dewey's Theory of Art, 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Horizons of Feeling*)，“在道德教育与人文艺术中的道德想象力与人类生存美学”(“*The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Human Existence in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和“共同体的环境”(“*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雷蒙德·博伊斯沃特(Raymond D. Boisvert)是锡耶纳学院的哲学系教授。他从埃默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关于杜威的文章主要围绕其文化哲学主题。他已写作两本关于杜威的著作:《杜威的形而上学》(*Dewey's Metaphysics*)和《约翰·杜威:反思我们的时代》(*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在1991—1992年期间,他曾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法国里昂大学从事美国研究。目前正致力于关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的写作。

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oell)毕业于坦普尔大学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任托莱多大学哲学教授。1990—1991年期间曾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作为富布赖特讲师主攻美国文化与文学。他是《詹姆斯·海登·塔夫茨著作选》(*Selected Writings of James Hayden Tufts*)的编辑,著有:《重建共同体:实用主义社会思想的意义》(*The Community Reconstructs: The Meaning of Pragmatic Social Thought*)和《理解约翰·杜威:自然与合作理智》(*Understanding John Dewey: Nature 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

詹姆斯·W. 加里森(James W. Garrison)是布莱克斯堡的维吉尼亚工学院人力资源与教育学院的教育哲学教授。其著作包括:“杜威与对立面的经验统一性”(“*Dewey and the Empirical Unity of Opposites*”),“实在论、杜威实用主义与教育研

究”(“Realism, Deweyan Pragmatis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杜威的预言式实用主义、诗歌以及爱的教育”(“Deweyan Prophetic Pragmatism, Poetry, and the Education of Eros”),“杜威哲学和工作的经验:劳动工具与语言”(“Dewey’s Philosophy and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Labor Tools and Language”),“一种关于民主倾听的杜威主义理论”(“A Deweyan Theory of Democratic Listening”)。他同时也是一部关于杜威哲学与教育学文集《杜威新论》(*The New Scholarship on Dewey*)的编辑,也是杜威研究协会的理事会成员。他主编有《哲学与教育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拉里·希克曼(Larry A. Hickman)是杜威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卡本代尔的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教授。他发表的论文涵盖美国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和逻辑史。他是《高阶谓词的现代理论:“现代”的第二个意图》(*Modern Theories of Higher Level Predicates: Second Intentions in the Neuzeit*)、《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以及《作为人类事务的技术》(*Technology as a Human Affair*)。

西尔玛·Z. 拉维恩(Thelma Z. Lavine)是乔治梅森大学哲学与美国文化的克莱伦斯·J. 罗宾逊教授。她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获得布鲁克林学院、马里兰大学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学奖项。她是一档全国电视直播哲学PBS课程节目的作者,其著作包括:《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哲学的追求》(*From Socrates to Sartre: The Philosophic Quest*)和与人合作编辑的《哲学中的历史与反历史》(*History and Anti-History in Philosophy*)。同时,她写作了大量关于欧陆哲学、知识社会学、心理分析、解释学以及美国哲学与文化的论文,包括对《约翰·杜威的后期著作》(*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第16册的介绍。她在第五届罗马内尔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哲学自然主义的演讲,并被收录入:《罗蒂与实用主义:哲学家对其批评者的回应》(*Rorty and Pragmatism: The Philosopher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彼得·T. 曼尼卡斯(Peter T. Manics)现任通识教育计划主管及夏威夷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写作了大量论文和书籍,包括:《社会科学的历史与哲学》(*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和《战争与民主》(*War and Democracy*)。

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坦普尔大学哲学方向的劳拉·H. 卡莱尔教授。他已出版三十多本著作,包括四卷版的《实在的持存》(*The Persistence*

*of Reality*), 分别是《无根基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without Foundations)、《相对论的真理》(The Truth about Relativism)、《历史与科学的变迁》(The Flux of History and the Flux of Science)、《激进而不粗野的解释》(Interpretation Radical But Not Unruly), 以及《历史思想, 建构世界》(History Thought, Constructed World)。

格雷戈里·F. 帕帕斯(Gregory F. Pappas)是德克萨斯A&M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是享有声望的威廉詹姆斯奖和福特基金的获得者。他近期的文章包括《杜威与女性主义: 杜威伦理中的情感和关系》(Dewey and Feminism: The Affective and Relationships in Dewey's Ethics) 和《威廉·詹姆斯与信仰的逻辑》(William James and the Logic of Faith)。

斯蒂文·C. 洛克菲勒(Steven C. Rockefeller)任教于米德尔伯里学院的宗教与哲学方向。其从联盟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 并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写作了大量关于杜威的文章, 与人合编有《基督和菩萨》(The Christ and the Bodhisattva) 和《精神与自然: 宗教、伦理和环境危机》(Spirit and Nature: Religion,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他同时也是《杜威: 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文主义》(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的作者。

沙琳·哈多克·塞格弗里德(Charlene Haddock Seigfreid)是普渡大学哲学与美国研究的教授。其最新作品《实用主义与女性主义: 重构社会结构》(Pragmatism and Feminism: Reweave the Social Fabric) 主要探索了实用主义思想的女性主义层面, 作为《希帕提娅》(Hypatia) 的编辑为实用主义与女性主义做出了贡献。她关于威廉·詹姆士的出版物包括《威廉·詹姆士对哲学的激进重构》(William James's Radical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和《混沌与背景》(Chaos and Context)。她的跨学科研究反映在以下众多领域的出版物上, 涵盖文学、心理学、沟通、修辞、戏剧、教育以及美国研究。她现任美国哲学发展协会主席、女性哲学家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约翰·J. 斯图尔(John J. Stuber)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及负责人, 同时任职于该校社会思想方向的研究生院。自卡尔顿学院和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后, 他曾先后任教于新英格兰大学、惠特曼学院和俄勒冈州大学, 并管理俄勒冈州人文中心。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书籍和论文, 涉及方向有美国哲学、社会政治

理论和当代欧洲思潮。他是《美国古典哲学》(*Classical American Philosophy*)及《哲学与文化重建:杜威之后的实用主义论文》(*Philosoph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Pragmatic Essays after Dewey*)的编辑,《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两本即将出版的新书《系谱实用主义:哲学、经验与共同体》(*Genealogical Pragmatism; Philosophy,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John Dewey's Pragmatism*)的作者。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创作一本关于实用主义与哲学的未来的书籍。

# 目 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1
致 谢/1
撰稿人/1
导 言
拉里·希克曼/1
第一章 生活的艺术:杜威的美学
托马斯·M.亚历山大/14
第二章 杜威的共同体观念
詹姆斯·坎贝尔/36
第三章 杜威和美国社会科学
彼得·T.曼尼卡斯/55
第四章 作为教育学的杜威哲学
詹姆斯·W.加里森/75
第五章 杜威的社会与政治哲学
约翰·J.斯图尔/94
第六章 杜威的伦理学:作为经验的道德
格雷戈里·F.帕帕斯/112
第七章 杜威的宗教经验哲学
斯蒂文·C.洛克菲勒/134
第八章 杜威的形而上学:原型实在之地图
雷蒙德·博伊斯沃特/159
第九章 杜威的探究理论
拉里·希克曼/177
第十章 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女性主义
沙琳·哈多克·塞格弗里德/198

第十一章 美国哲学传统的当代意义：洛克的和  
拯救的

西尔玛·Z. 拉维恩/227

第十二章 杜威与欧陆哲学的对话

约瑟夫·马戈利斯/241

参考文献/267

索引/270

译后记/282

## 导言

拉里·希克曼

约翰·杜威(1859—1952)在他活着时被称为“美国的哲学家”，他现在被普遍地认为是20世纪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比起与他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的重要成果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宽广，并且他还提前几十年预见了他们的一些最敏锐的洞见。杜威对于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突破性贡献仍在继续激励着这些领域的前沿研究。

本书中的十二篇原创性的阐释论文把杜威的主要作品放入历史背景中，并且对于他的广泛哲学研究中的每一个主要领域都进行适时的重新评价。它们探讨了杜威对于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形而上学和人文科学之哲学的贡献。它们还把杜威的工作联系于现代哲学的主要分支，把它放入与欧陆哲学(从现象学到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争论之中，把它看做是女性主义思想的早期资源。

因此，这个论文集是介绍杜威的基本思想，并且为方便读者理解当前对于他的思想提供背景的重新关注。在这方面最近出版的一本综合性原创论文集是博伊斯顿(Ann Boydston)编辑并于1970年出版的《杜威著作指南》(*Guide to the Works of John Dewey*)。尽管她编辑的论文集仍然是杜威研究的一个基准之作，但是此书出版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使得我们有必要由新一代、并为新一代而重新阐释杜威的思想。